



学会生存 边缘关注之一

# 大頭題

# 半

中国枪手生存实录



(纪实文学) 卞庆奎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毁灭文集)

Xǐlìng Wéishān

中国枪手生存实录



下族集

中国枪手生存实录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露一半：中国“枪手”生存实录/卞庆奎著. —北京：中国青年出版社，2003

ISBN 7-5006-5197-X

I. 只... II. 卞... III. 纪实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6270 号

\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网址：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

编辑部电话：(010) 84015594 发行部电话：(010) 64010813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\*

880×1230 1/32 9 印张 2 插页 205 千字

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 册 定价：18.9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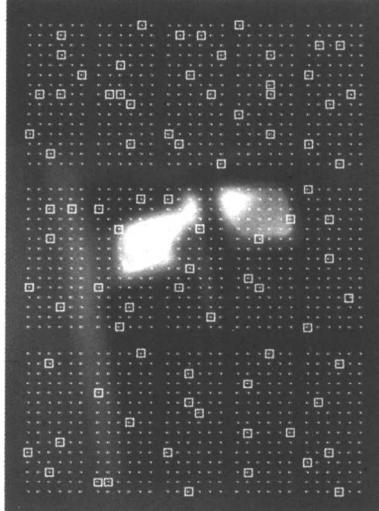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：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：(010)84039659



## 边缘关注之一



作者声明：书中主人公一律采用化名

# 只 露 一 半

## 第一章 女人的资本

1

▲身在南京的我，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室秘书，有着不菲的收入，但我还是辞掉了这个让人眼馋的工作，因为我的心灵就像沙漠渴望甘泉一样渴望着自由，在南京的生活，让我感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逼仄，我几乎本能地意识到，要想到更广阔的空间展翅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充实自己。

▲我品咂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开头和书商给我提供的“提纲”很吻合，同样都是垃圾，垃圾就垃圾吧，既然接下了这个活儿，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了。文学枪手或许就是从这垃圾堆里滚出来的，摸爬滚打的，一不留神也许就能写出精品来了。

▲交稿那天，书商黄宇留我吃了顿饭，吃完饭已是夜里9点多钟，他开车送我回到了通州，车一直开到了我的楼下，黄宇说口渴了，想上楼喝杯水，没想到，进了房，他“啪”地一声关上门，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。

▲我一个弱女子，有什么办法对付这样一个无赖？最后，我只得放弃追讨这笔稿费，硬是吃了一个哑巴亏。

▲从25岁来北京，一晃3年过去了，我今年已经27岁了。27岁的女人，是不是还应该叫做女孩子呢？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就叫我小女人吧！叫小女人也无所谓哦，我觉得我依然是年轻的！这或许就是我的资本吧。

# 只 露 半

# 半

## 第二章：与书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

45

▲我想了想，还是忐忑不安地接下了这部稿子，因为我太需要钱了。另外，如果这部稿子做成功了，我就可以像何纪民那样在北京站住脚了。10天时间就能赚至少1万块钱，这在过去没来北京之前，是想也不敢想的事。

▲黄雄不紧不慢地说，“浅”嘛，就是太浅了，你们都是作家，还用问我是什么意思吗？至于定金嘛，我看就不必了，先拿回去修改一下再说吧，一个星期以后拿过来，拿过来就行了。嗯，钱我不会少你们的，放心好了，咱们都是文化人，你们都是各个省的作协会员吧，我可是中国作协会员哟，年龄也比你们大得多，我怎么会骗你们呢？

▲陈娟给我们出了一个主意，把黄雄打一顿，可是气是解了，又管什么用呢？陈娟说俗话说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他不要你们的稿子，你们可以把它卖给别的书商呀，陈娟的话我们不是没想过，可我们刚到北京，哪里认得什么书商。

▲看着她楚楚动人的脸蛋，我在心里发誓，我一定要娶她，我一定要在北京站稳脚，然后赚许多许多钱，把她接到北京来，让她跟着我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
▲陈娟虽然比我小了几岁，但也快被我“拖”成“老姑娘”了，我觉得我应该尽快和她结婚，让她成为我的妻子，给我生个聪明、漂亮、健康的小宝宝，我想这一天离我已经不太遥远了，或许就在明天。

# 只 露 路

# 半

## 第三章 悄悄来临的幸福生活

81

▲我趴在这间四处透风、像个防震棚似的破民房里，只用了3天时间，就将这部叫做《先锋网恋档案》的网络文学的故事梗概“拿下”了。它的副标题是“一个‘北大’女生的网恋罗曼史”。

▲到了约定时间，我把改了几遍的那“三五千字”的打印稿拿去见书商李军。与我想像的一样，李军看完后非常满意，当即就与我签订了正式约稿合同，并向我许诺，《先锋网恋档案》系列之“长袖”完稿后，他们如果觉得整体写得相当不错，就一次性与我签下面那4本书的合同。

▲我现在面临着三种选择。一种是打这个电话，让书商李军来接我，只装作什么也没发生，然后回去继续写我那部该死的、引火烧身的、自取灭亡的《先锋网恋档案》；第二种仍然是打电话让书商李军来接我，但坚决不到他家吃饭，而是直截了当地当面向他说明来意，将定金退给他转脸就走；第三种选择是不打这个电话，原路返回，收拾行囊，乘今晚火车回家。

▲《先锋网恋档案》推出后，果然像书商李军所预料的那样，卖得很好，一版再版，印数直逼10万大关。我的第二部网络文学经过精心包装，推向市场后，印数竟高达15万册，让李军赚了个盆满钵满。一时，我在书商界的名气大增，找我约稿的书商应接不暇。

▲贾楠的回声在山谷间荡来荡去，荡出了万人大合唱的气势，到处都是“我爱你，我爱你”的声音。我陶醉在这回声里，感受着这悄悄来临的幸福生活……

# 只 露 路



## 第四章 金雨铭，你在哪里

135

▲我和“教授”的这部《不要私了》合作到一半的时候，金雨铭从北京大学附近搬到了骚子营，和我们紧挨着住在一起。金雨铭通过“教授”委婉地告诉我，他现在钱已经不多了，在北京呆了一年没有任何收入，在“北人”附近租住的800块钱一个月的楼房已经租不起了，只好搬到骚子营来住了。

▲我把和女书商杨光的谈判简要地向“教授”和金雨铭汇报了一下，“教授”听说接的是一部色情小说，非常兴奋，因为这个题材是他感兴趣的，又听我说书商是个女的，然后就一个劲地追问我，那个女书商杨光长得性不性感，皮肤白不白？

▲金雨铭绕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，我和“教授”顿时明白他想说的话了。果然，金雨铭终于忍不住跟我们直说了他的疑惑，他虽然和川妹子上过床了，但直到现在还说不清楚，川妹子究竟是不是处女，要怎么样才能判断出一个女孩子是不是处女，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吗？

▲眼看《家画》的交稿日期只有一个月了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。他真怕到时完不成任务，第一枪就打了个哑弹，以后还怎么在枪手这个行当里混，还怎么在北京呆下去，更不要提搞什么文学创作，做大作家了！

▲一直到了深夜，眼看着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从我的身边疾驰而过，我也没有找到金雨铭，或许是我的幻觉使然吧，我看到的那个乞丐也许压根儿就不是金雨铭，但愿如此。不过，我坚信我能找到他，只要他还活着，只要他还在北京！

# 只露一半

## 第五章 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 191

▲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，虱多不咬，债多不愁，反正已经做过几次“文抄公”了，我索性就把这“文抄公”继续做下去、做大，将“革命”进行到底，直到做成“文抄王”、“文抄皇帝”为止。

▲哎呀我告诉你，杨玫瑰这个女人，可了不得。如果将来哪一天，有人告诉你，她当上了美国总统了，你可不要吃惊。当初在我手下当小兵的时候，我可没看出她将来能有多大出息。现在回过头来仔细一琢磨，其实这种绵里藏针的人才是真正厉害的角色。

▲周伯冲原打算把他的这套颇为得意的10本一辑的系列丛书做齐后一下子在书市上隆重推出的，谁想到单枪匹马的杨玫瑰推出的5本一套“精致”丛书比他抢先了一步。

▲杨玫瑰这个婊子，哪一天我在大街上碰到她，非开车把她撞死不可。这个婊子整天打扮得妖精似的，还故意把戒指戴在了表示未婚的食指上，让那些做梦都想和她睡觉的书商以为她还没有结婚。一个个贱得跟狗似的伸着舌头围在她的屁股后面，其实她的底细我还不清楚？

▲看着前方越来越小的法拉利的背影，杨玫瑰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对我说：明年我一定换了这辆老爷车，买辆法拉利，嗯！杨玫瑰“嗯”的动作，简直优美极了。我敢说，假如你是个男人并且有幸见到女枪手杨玫瑰的这个点下巴的动作，而不被她迷住，为她发狂的话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。

# 只露半

## 第六章：回家，回家，回家

225

▲我拎起鱼拐进胡同，继续往前走，却听到老太太在胡同口以不屑的口吻说，嘁，外地这帮孙子，咱北京的钱都让他们挣去了，有钱了还这么抠门儿，大过节的，你看看他买的那条鱼，一斤长都不到，那叫鱼吗？

▲原来世界文学名著是这样出版的，这真让我开了眼界。我在安徽的时候，买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，说不定有些版本也就是这样出炉的吧。以后再买文学名著，可要小心一点了，首先要看清楚了是哪家出版社出版的，再决定是否购买。

▲我差点笑出声来，看来老婆的思维逻辑有些混乱了，凭我赚的这点钱，还想“包二奶”？恐怕也只能包自己了，不过我也理解老婆，老婆是穷怕了，再加上在小城中呆久了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以为北京也像我们那个小城似的，有了几万块钱就敢自称“大款”，包什么“二奶”了，其实在北京赚个几万块钱，照样是穷人一个。

▲4个月的苦战，终于结束了，我觉得我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，我以每天近1万字的速度，经过4个月的拼搏，竟然写出这么厚的一部书，这在没来北京之前，是绝对不敢想像的事，北京真是一个什么奇迹都能发生的地方——北京，我爱你！

▲出租车在宽阔的四环路上飞驰，收音机里恰好传出了臧天朔的那首《朋友》朋友啊朋友，你可曾想起了我……泪水从我的眼中慢慢地流了出来，我一任这泪水不停地流车窗外，向后迅速倒退的北京城迷蒙一片……

# 大 家 家



《中国  
生存实录



## 第一章：女人的资本



▲身在南京的我，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室秘书，有着不菲的收入，但我还是辞掉了这个让人眼馋的工作，因为我的心灵就像沙漠渴望甘泉一样渴望着自由。在南京的生活，让我感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逼仄，我几乎本能地意识到，要想到更广阔的天空展翅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充实自己。



▲我品咂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开头和书商给我提供的“提纲”很吻合，同样都是垃圾，垃圾就垃圾吧，既然接下了这个活儿，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了。文学枪手或许就是从这垃圾堆里滚出来的，摸爬滚打的，一不留神也许就能写出精品来了。



▲交稿那天，书商黄宇留我吃了顿饭，吃完饭已是夜里9点多钟，他开车送我回到了通州，车一直开到了我的楼下，黄宇说口渴了，想上楼喝杯水。没想到，进了房，他“啪”地一声关上门，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。



▲我一个弱女子，有什么办法对付这样一个无赖？最后，我只得放弃追讨这笔稿费，硬是吃了个哑巴亏。



▲从25岁来北京，一晃3年过去了，我今年已经27岁了。27岁的女人，是不是还应该叫做女孩子呢？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就叫我小女人吧！叫小女人也无所谓哦，我觉得我依然是年轻的！这或许就是我的资本吧！



## 第一章：女人的资本

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，美洲一度成了世界冒险家的天地；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上海，也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；而今作为首都的北京，则又成了我们这些外省文人的家园。

外省人这个称谓，带有浓郁的法国味，而且是19世纪的法国味。19世纪的法国，是一个盛产浪漫主义的地方，在莫泊桑、左拉、福楼拜等作家的笔下，外省是与巴黎相对立的，巴黎纸醉金迷，外省炊烟袅袅，巴黎是贵妇人，外省则是荆钗布裙的村妇。

巴黎的社会名流把去外省度假叫做“去乡下”，而朴素憨厚的外省人进巴黎，准会迷路，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，找不着北。到了20世纪末的中国，外省人在北京人的口头上，也带有中国特色了，叫外地人，这个称谓让你一时无法判断是否含有贬意。

我们这些在北京安营扎寨的流浪文人，早把北京当做了我们心目中艺术的水泊梁山了。在这儿，我们要续写一部属于我们自己的《水浒传》。在这部荡气回肠的《水浒传》中，

我们要开宗明义地告诉那些后来者，如果没有冒险的勇气，你就千万别来北京。

我们这群人以前不是写诗就是写小说的，被逼无奈到了北京这座水泊梁山上后，就做起了“杀人越货”的勾当——文学枪手，这也算是卖文为生、以文养文吧。卖文为生，原是形容读书人为稻粱谋的艰难辛酸，它让人联想到《水浒传》里杨志卖刀的故事，英雄末路唱大风，不得不出售祖传宝刀以做还乡的盘缠。

看来，无论文坛还是武林，怀才不遇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。文人忍痛出卖惨淡经营的作品，是无奈的，却不是可耻的，因为这一举动蕴藉着高尚的用意，那就是不惜代价地赎回自己被世俗生活重重束缚的灵魂和自由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心灵的宽松与自由，才是最宝贵的，它关系到艺术生命艰难而执著的延续。

身在南京的我，原是一家银行的办公室秘书，有着不菲的收入，但我还是辞掉了这个让人眼馋的工作，因为我的心灵就像沙漠渴望甘泉一样渴望着自由。在南京的生活，让我感到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逼仄，我几乎本能地意识到，要想到更广阔的天空展翅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去充实自己。于是我选择了北京，是北京那浓郁的文化氛围、宽阔的地域环境，深深地吸引了我。

到北京后，我以月租400元钱的价格，租了间6平方米的民房。住进民房的那天晚上，我步行着走上了长安街。望着华灯初上的长安街，孤独感油然而生，但同时一股莫名的兴奋也涌上心头——天啊，我终于融入了这梦幻般的北京，成了北京流浪文人中的一员！

北京最诱人的地方也许就在于她的多变性，每天都会有



新的事物产生，就像不甘平庸的人每天都会有新的梦想一样。在北京你可以寻找到许多像我这样来寻梦的人，我们并不孤单，因为在这儿到处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战友，群体的力量会让梦想变得更容易实现。

关于梦想，北京作家史铁生就曾对一个刚到北京的文学青年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不用过早地确定自己的方向，30岁以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经历多了，丰富了，你的梦就自然形成了。”

我今年刚好25岁，离30岁还有整整5年时间。在南京，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，大多都有男朋友了，有的甚至已经嫁为人妇，更有甚者已做人母，而我却仍孑然一身。在南京时，曾经有一个男孩子追求过我，说实话我也挺喜欢那个男孩子的。

可就在他追求得最疯狂、我抵挡不住正要接纳他之际，他却突然调转了方向，去追求起了我的一个女同事，把我闪在了一边。不久，他们就结婚了，结婚那天还请了我。惟一的一次所谓感情经历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来，莫名其妙地去，没留下一点痕迹。

好了，感情上的事暂且搁到一边，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吧。到北京的一个星期后，等我对周遭的环境稍感适应后，我就开始正式出击了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做一个浪漫的文学枪手，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，过渡一下，在北京站住脚后，便开始正式向我喜爱的纯文学领域进军，最终目标

是做个自由作家，活得像《活着》的作者余华那样潇洒超脱，这就是我人生的最大目标。

我拿着北京地图，找到了北京书商的最大聚集区——朝阳区金台路一带，在那儿瞎转悠了几天，终于和一个叫做马骏的书商接触上了。这个书商的名字很好记，马骏，倒过来念就是“骏马”。与他的名字一样，他的外貌也很有特色，是那种看过一眼后就再也不想看第二眼的那种。这马骏，长得马头马脸，哪里是什么“俊马”，分明是一匹“丑马”哦。

正好，马骏要做一本跟风书，书名叫《××隐私》。很显然，这本书是跟曾流行一时的那本《绝对隐私》的风的。这事让我挺纳闷儿，既是跟风，也要赶在《绝对隐私》热销的时候呀，这个时候跟风，还有人买吗？当然这不是我的事，我也没必要跟书商说，我只是个枪手，书商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，管这些屁事干吗！

为了赶时间，搭上这姗姗来迟的最后一班“隐私”大篷车，马骏找一个“神枪手”拉好了提纲，然后又网罗了几个“落魄文人”，让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把这本书赶出来。这本书一共分为十二章，马骏找了6个枪手，每个枪手分得两章，我见到他时，刚好他手里还剩下最后两章没人“认领”，我的到来真是恰逢其时哦。

马骏给我们开的稿费极低，一章2万字，稿费300块“现大洋”，也就是千字只有15块钱，简直像在打发叫花子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把这活儿揽了下来，倒不是为了赚这600块钱，主要是想学点经验，另外更主要的是，借此也可以和马骏拉上关系，乘上他这匹骏马，在枪手的康庄大道上扬尘。

拿着写在一张只有二指宽的纸条上《××隐私》的两章“提纲”，我回到了位于景山的租住地。扔下手头的所有事，我



开始按照马骏的意志，专心写这两章《××隐私》。我首先展开第十一章《我不忏悔》，纸条上写着：

宫松林：男，35岁，河南项城人，郑州某私营企业主。

这个时代只有金钱才能战胜爱情，才能让爱情温顺地臣服在你的脚下，供你享用，任你驱使，做你的奴隶。

看着纸条上这乱七八糟的所谓的“提纲”，我摆出一副作家的架势，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在稿纸上刷刷地写了起来。很快，我就写出了开头：

见到宫松林时，我发现他这个人很特别。也许是8年的大狱生涯使他戴上了一副畸形眼镜看待人生和社会，也许他的观点也代表着一种社会情绪，因此在这里我选用了他的故事，让读者来评判……

我品咂了一下，觉得这个开头和书商给我提供的“提纲”很吻合，同样都是垃圾。垃圾就垃圾吧，既然接下了这个活儿，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写下去了。文学枪手或许就是从这垃圾堆里滚出来的，摸爬滚打的，一不留神也许就能写出精品来了。练就出写精品的本领后，就没有必要再做什么枪手了，那时候再去做一个真正的作家也不迟哦。

只用了5天时间，我就把这两章共4万字的“作品”写了出来。交稿后不到半个月，这本书就印刷出来了，版权页上标明的印数是3万册，据说真实的印数远远不止这些。这样的垃圾书竟然发行了几万册，让马骏狠赚了一把。可马骏很小气，只送了我一本样书。我拿了样书后，仔细地把我写的那两章读了一下，发现到处都是错别字，有一处错得让我啼笑皆非。

我的原稿中的“避免”一词，录入时竟被敲成了“避孕套兔子”。打字员是个二五眼，校对的编辑更是个二五眼，或许根本就没人校对吧。看来，我得赶紧买台电脑了，这样就避免了让别人录入时可能出现的纰漏，如果暂时用不上电脑，仍用笔的话，那以后写文章就一定要避免用“避免”这个词了。避免“避免”哦！

作完《××隐私》后，我与马骏还有一次合作，不过这次没有合作成功。之所以没有合作成功，主要是因为稿费的事。马骏这次给我开的稿费比《××隐私》更低，只有千字13块钱。我让他加价，哪怕和《××隐私》一样也是千字15元，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加。

他的理由是，《××隐私》是“创作”的，而这部稿子是编著的。编著的稿子比纯创作的，自然要低一些。他甚至告诉我，他给我开的稿费已经够高的了，他到海淀大学城附近找那些在校学生编稿子，千字才开10块钱，之所以给我们开得“这么高”，是觉得我们毕竟是“作家”，算是额外开恩，相当照顾的了。

如此廉价的劳动，我宁愿没事干，也不愿再揽手，于是我就一脚踢开了马骏，又找了一位书商。这位书商叫黄宇，模样儿长得比马骏好一些，但也说不上有多好看，只是看着不恶心。